

# 嵇文甫文集

下



## 目 录

### 一九五三年

#### 历史是讲新东西的

- 史学杂话之五 ..... ( 1 )  
提高教师水平问题 ..... ( 4 )  
马克思主义——战无不胜的旗帜 ..... ( 12 )  
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 ..... ( 16 )  
游离了的学说

- 史学杂话之六 ..... ( 29 )  
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 ..... ( 32 )  
一场事变三种讲法

- 史学杂话之七 ..... ( 40 )  
对一些历史问题应该怎样看法 ..... ( 43 )

### 一九五四年

- 怎样对待文化遗产 ..... ( 55 )  
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 59 )  
胡适的魔术 ..... ( 75 )

### 一九五五年

- 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 ..... ( 80 )

---

为什么要批判胡适思想?	( 92 )
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	( 101 )

### **一九五六年**

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 112 )
学习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	( 158 )
珍视祖国的思想遗产	( 162 )

### **一九五八年**

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 170 )
----------	---------

### **一九五九年**

《黄梨洲文集》序言	( 253 )
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	( 257 )
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 261 )
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	( 264 )
真理是具体的	( 269 )
黄梨洲思想的分析	( 274 )

### **一九六〇年**

科学与生产	( 281 )
哲学教科书编写组讨论“初稿”问题汇集	( 284 )

### **一九六一年**

好问好察	( 297 )
在历史研究中深刻地贯彻阶级斗争观点	( 301 )

---

在历史研究中抓特点、抓新东西	(310)
明清时代反理气二元论思想的发展概述	(315)
学点逻辑	(333)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37)
辩证唯物主义讲稿	(350)
绪论	(350)
一、物质与意识	(355)
二、关于认识论	(363)
(附)关于认识论中几个问题的解答	(373)
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375)
谈谈历史唯物主义(一)	(392)
谈谈历史唯物主义(二)	(406)
历史唯物论(第二讲)	(423)
历史唯物论(第三讲)	(430)
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	(437)
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	(443)
对于孔子的一个简单看法	(445)

### 一九六二年

论高拱的学术思想	(450)
漫谈读书	(462)
《王船山学术论丛》序言	(465)
王船山的史学方法论	(467)
王船山的学术渊源	(499)
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唯心主义的杂质	(513)
关于王船山的阶级立场问题	(524)

王船山与李卓吾	( 535 )
王船山的易学方法论	( 542 )
王船山史论选评	( 550 )
读《费尔巴哈论纲》札记	( 609 )
<b>论经学——学术通信</b>	
——与周予同、汤志钧论经学	( 615 )
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札记	( 619 )
论王船山与黄梨洲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歧异点	( 628 )
颜习斋与孙夏峰学派	( 639 )
<b>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b>	
讲话	( 649 )
对王船山历史观的一些粗浅认识	( 652 )
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	( 656 )
《王船山诗文集》序言	( 665 )
<b>一九六三年</b>	
漫谈毛西河	( 669 )
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	( 680 )
记马平泉的学说	( 692 )
唯物论的名号不应轻易予人	( 704 )
<b>中国政治思想简史(绪论)</b>	
——怎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 709 )
<b>一九六四年以后</b>	
历史唯物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	( 715 )
《张载集》序	( 728 )

---

《读通鉴论》和《宋论》提要	( 735 )
《王山史年谱》序	( 739 )
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方法问题	( 741 )
后记	( 749 )

一九五三年

# 历史是讲新东西的

——史学杂话之五

历史上所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当然都是些旧东西，怎么说是讲新东西的呢？我可以这样说，正由于许多研究历史的往往把自己埋没在那些旧东西里面，失掉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所以才需要特别说破这一点，把他们提醒。

（一）历史是个永久继续不断的新陈代谢的大流。在这个大流中，新事物层出不穷地涌现着。每一段过程，每一幕场面，都要添上些新东西，我们常听到所谓具体的历史特点。什么叫作具体的历史特点呢？就是这些新东西。例如：同一民主革命，1905年的俄国革命，比起1789年的法国革命，就另有它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就另添上些新东西。

中国的辛亥革命，1925——1927年的革命，以至最近的人民民主大革命，又各有它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又各添上些新东西。同一农民起义，赤眉有别于陈胜、吴广，黄巾又有别于赤眉。黄巢、李自成、直到太平天国，每一次都有它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新东西随时增加着。同一专制皇朝，汉、唐、宋、明，一代有一代的新发展。同一奴隶制度，古代东方、希腊、罗马，一国有一国的新特征。讲历史就是要把这些“新”的地方讲出来，才算有意

义。不然的话，或则无系统无关联的罗列事实，或则很空泛很笼统的诵说教条，都是不对的。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保持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这不仅对于当前实际工作非常重要，就是对于研究历史也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事物。看不见这些新事物，那我们的历史研究简直就算落空了。

(二)本来，有些新事物很显著，容易看出来，有些新事物却不大显著，是很难看出来的。然而正是这不大显著的新事物，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斯大林说得好：“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那些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时还似乎是不坚固的东西。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并且举例道：“在第19世纪8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与当时占居民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很小的少数。可是当时，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发展着的，而农民这个阶级是趋向瓦解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指靠于无产阶级。而且他们并没有弄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从来已由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为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了。”一种新兴力量，始而微弱，终趋强大，历史上这类例子太多了。斯大林这段话正是我们研究历史一个绝好的具体榜样。

(三)说到这里，联想起我们古人所谓“知几”(机)和“研几”之学。“几者，动之微”(《易传》)。一叶落而知秋，刚随着霜便感觉坚冰的到来(《周易》：履霜坚冰至)。一种新事物，刚一萌芽，刚一发端，刚微微一动，就看出来了。这就叫作“知几”。这一手当然很不容易。所以就需要“研几”。“研

---

儿”者，研究、探索、分析那些刚一萌动出来的新事物之谓也。照这样经常磨练，就可以“知几”了。这自然是我的新解释，不一定和古人原意完全符合。我们的各种机能，大概都是越用越灵，不用就会钝化下去。我想，要加强我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也需要经常使用它，磨练它。那末，我们就拿研究历史作为一种方便法门，来经常磨练我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好不好呢？

原载1953年《新史学通讯》元月号

# 提高教师水平问题

## (一) 问题的提出

“提高教师水平”这一问题是当前教学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从目前出现了的许多问题看来，我们不应再打被动仗，枝枝节节的来应付。而应该从根本上下手，把自己本身的业务水平提高。以往我们虽曾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为什么问题越来越多呢？总的根源是在于我们的水平太低，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所谓水平低，是不是说我们对本门的学科知识知道的太少呢？不是这样；而是指对于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实际，贯彻政治思想教育作的不够。以往我们把这些事情看得很简单，觉得：要结合就结合嘛，要贯彻就贯彻嘛。但是，在我们搞了一阵以后，就感到越搞越不简单；尤其是近来各方面都特别强调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实际，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我们更觉得手忙脚乱，招架不住。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苏联科学的成就，大家虽然也学了，也应用了一些，但究竟限于一定的水平，在应用时表现出许多缺点。个别同志在这些方面就干脆不理了，不重视教学上的思想性。有的同志则采取敷衍塞责的办法，你说贯彻爱国主义，他就在上课时分出几分钟去讲讲爱国主义。这个办法就是所谓“正课”加“爱国主义”，把贯彻爱国主义看成虚应故事。有的人虽在课内作到结

合，却是生拉硬凑。

所谓提高水平就是针对这些情况而言，我们要提高的不是别的，是要在贯彻思想性上努力提高。这是当前教学上的关键问题。否则我们在教学工作中，还会遇到层出不穷的问题，始终陷于“打被动仗”的困窘的境地。

## （二）问题的分析

根据以上所谈的情况拿来分析分析，看看所谓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这是很必要的。犹之乎我们光知道有病还不行，还必须分析是什么样的病。

目前教师水平上所存在的问题是理论不透的问题，是不善于通过具体实例来说明理论的问题，是眼界问题，是生活领域与经验范围问题，是政治修养，阶级感情问题，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这可多啦，问题可大啦！如果我们的时事学习，学习得很快；马列主义的学习、教育科学的学习，种种方面，都学得很好，那么，在课程中贯彻政治思想，一定能贯彻好。这几方面，如果有一方面没有学透，那就贯彻不好；各方面都没有透，那更不行啦。不透，就不能运用自如。透啦，才能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国文、历史、地理、教育等文科方面的先生对于在课程中贯彻思想性这一号召是易于了解易于接受的。理科的先生们会认为这种贯彻是多余的。理化已经如此，数学更加突出。尽是符号，咋贯彻思想性呀！其实，数学虽然是很抽象的东西，形式的东西，但毕竟离不开具体的事物。就科学的起源来看，任何科学都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客观规律的反映。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出来

的道理，然后运用到具体事物中去。科学规律不能离开客观事物而存在，这正是对于科学规律——连数学公式在内——的唯物论看法，正好就此对学生进行一种唯物世界观的教育。高等数学也是这样从具体事物中来，到具体事物中去，如果抛开具体事物专去就公式而论公式，不只是思想教育的目的达不到，就知识教育而论，也是不成功的。如果你从活生生的事实中找出例子，举出来，那么你不仅易于达到思想教育目的，并且可以使学生加深理解，巩固记忆，对于知识教育也是极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用适当的语言、适当的事例来说明问题，这决定于教师的水平。这里，就牵涉到眼界大小、生活领域和经验范围的问题。如果你的生活领域、经验范围窄狭、眼界小，那么，你说的话，你所举出来的事例就庸俗；三句话不离本行，说来说去总只能反映出你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小圈子。如果你的生活经验很丰富，思想很进步，你就可以用适当的语言和事例来说明问题，这样，自然会呈现出一种很好的思想气氛，对你的学生起感染作用，这也就是进行思想教育了。

我对数学是外行，想不出适当的例子，我曾经从旅大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所编印的《课堂教学分析》一书中看到这样的例题：“15.5立方公尺的生石灰重18.6吨，问14.4吨的生石灰体积是多少？”“某伐木小组砍伐50平方公尺的灌木需9.6小时，问伐140平方公尺的灌木需多少时间？”“6个工友半个钟头能镟完1920个螺丝钉，问9个工友，半个月能镟完多少个螺丝钉”？象这样的例题，保管在解放前的课本中不会看到。题目中的名词全是与生产建设有关，什么“伐木小组”，什么“螺丝钉”、“生石灰”，一片生产建设的气氛，这样就很自然地贯穿了政治思想教育。进行政治教育并非说教，说教是最笨的办法，效果绝不会

好，象上面所列举的数学题目就可以使我们感受到毛泽东时代的脉搏，这就具备了政治思想性。看另一种算学书罢，例如清朝的老算学中所用的符号是元、亨、利、贞，这比看现在的算学书，就使我们完全感到另外一种气氛。不能说讲的是符号知识，是纯粹形式知识，随便用什么例子来说明都是一样。数学我讲不来，姑且拿中国音韵学上的回声——平、上、去、入来说明吧。这也是一种符号知识，要依咱们所想，只要用足以说明是平、上、去、入，似乎举什么例子都可以，其实不然。请看这个故事：从前有个皇帝问其大臣：“何谓四声？”大臣说：“天子圣哲是也。”讲的确乎是“四声”，但他却顺便的“拍”上一下，充分表现出封建奴才相。假如有人向我们提出这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不会这样说，而很可能回答道：“生产建设是也。”平、上、去、入讲得清楚了，同时还使人感到大生产建设时代的脉搏。这里面不就带上了思想性吗？当然，你如果接着再说：“现在是大生产建设时代，我们的任务重大……”大加发挥一阵子，这就是画蛇添足，我们不需这样胡拉胡扯的说教，思想性不是强安上去的。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一个举例，一句用语，自然会透露出你的政治修养和阶级感情。如果说你的讲课思想性不够，归根究底，会牵涉到你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上去。关于这一点，从上面那些例子中也可以有所体会了。

### （三）问题的解决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问题很多，不能一时解决，必须打持久战。如同建设一样，反对“百废俱举”，必须重点建设。目前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不是离开课程，去看许多东西，去研究许多东

西；而是就自己所教的课程中，选择几点搞通、搞透、搞熟、搞化，稳步前进，也就是重点突破，解决一个说一个。把这几点弄通了，会用了，添上些新内容，那就是你的业务水平有所提高了。

说到这里，也就要进一步讲到研究的方法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哲学不仅是要认识世界，最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譬如说：要想认识胡桃，就要弄开它，这就是说在改造胡桃的过程中认识胡桃，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因此，研究某一问题，某一课文，读某一本书，最忌原封不动，也必须把它的原样改变一下，从改造过程中去认识它。例如《老张的哲学》（老舍著）这本小说，我曾经让学生把书中所包含的故事用一百字写出来。这就是说把一大本书改变为一百字。要这样做，必须开动脑筋，运用思想，深入到书里面去，好好分析体会一番。通过这一过程，对这本小说中所讲的东西，就理解得很透澈了。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把古文变成语体文，把诗变成散文，这种方法在学国文上很起作用。现在就把这个“变”字诀应用到理论研究上吧！

想把某一个问题搞通、搞透、搞熟、搞化也必须“变”它一下，这就是说，必须把它“剥烂揉碎”，必须对它进行具体分析，多方联系，深入体会。原封不动是不行的。譬如今天的报告，如果只是囫囵吞枣地说：“提高教师水平”，大家一定摸不着头脑。究竟怎样提高？为什么要提高？提高到怎样的水平？现在的水平又怎样？都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对于所谓“提高教师水平”才能有明确的认识，而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应该知道，每一个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来，抽象出来的，每一种理论，都是具体经验的总结，都有它的具体经验的内容。

因此，我们研究理论不能死守着，不能停止在概念上，而必须把概念还原为事物，使理论具备着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具体内容。我们必须理论具体化，而不成为空洞的理论，同时也把事实理论化，而不成为干瘪的事实。这里面有分析有综合。从特殊中看出一般，从一般中看出特殊。小题大做，大题小做。这样“变”来“变”去才真能把问题搞通、搞透、搞熟、搞化，才真能掌握住问题的精神实质，掌握住问题的内在联系，而可以多方应用了。常见小孩子认字，在字方上认得，在黑板上就不认得。我们必须使他不仅在字方上认得，而且在报纸上，布告上，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一见这个字就认得，这才算真认得了。同样，我们光是历史唯物论上认识历史唯物论是不够的，必须在各种具体事例中都看出历史唯物论来才行。因此，研究一个问题就需要多方联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上这样看看，那样看看，而后知道在许多不伦不类的事物中，倒具有内在的联系。这样一来，你的认识自然是深入一层了。

再谈谈眼界问题。你如果死守着几本教科书，反来复去，只在那几本书里兜圈子，那末，你就是要分析也分析不出多少东西，要联系也联系不上多少东西。为什么？眼界太小了。怎样才能扩大眼界呢？我想请大家读一篇文章。在1952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有曹卫民——一位部队中的文化教员，算术速成法的发明者——写的《为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一文，从那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他说：“我第一次讲小数加法时，仍然搬出过去的一套，从原理公式出发来讲解。讲了半天，大家还是弄不通为什么小数相加的时候小数点一定要对准。……从此我每天都深入到班里了解情况。算术基础较好的学员张福山说：你只讲整数的个位和个位相加，小数的十分位与十分位相当，这样

大家自然不容易懂；你如果改成三石五斗加三石五斗，石和石加，斗和斗加，大家就容易明白了，我按照他的方法作，果然大家都明白了。

……从此我就深入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块剿匪、练兵、挑水、种菜……我头上晒破皮，肩膀也压肿了，还是和学员们一样的干。战士们觉得：“教员很能吃苦”。这样从思想感情上和大家打成一片了，我的眼界也扩大了，并且找到了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教学素材。譬如打靶的时候，看见有的战士打靶吃了‘烧饼’，就想到乘法中关于‘○’的用法；……吃饭的时候，听到战士们说，两张一样长的桌子，它的宽窄不同，宽的就比窄的大，就知道战士们有粗浅的面积概念。我觉得战士们的一举一动中，常常含有算术的一些概念。譬如农民出身的同志，会用石头黄豆摆数，小商贩出身的……看羊出身的……下过煤窑的……做过木匠的就知道六寸的口子，十八寸的周（周三径一）……这许多生动的例子启示了我。我想：他们本来都已经有了很好的算术基础，他只是不能把这些具体的算法变成抽象的算式，若能使他们这种心算能力和笔算结合起来，一定能学得更快。”

他抱着满腔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深入群众，和战士们生活打成一片。打柴、修堤、挑水……这些事情和算术有什么关系？然而他因此生活领域扩大了，眼界也扩大了。他竟然“觉得战士们的一举一动中，常常含有算术的一些概念”。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可不是吗？什么抽象的公式、定理，不是从群众的具体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吗？有这样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样深入的体会，还怕什么不会联系实际！

我们现在并不要求都完全做到曹卫民那样。只要不封锁住自己，新事物多注意些，把时事学习，理论学习，教育学习，都结

---

合在你所教的课程中，你自然会眼界一新。我们只须一点一点的努力作去，必能突破一点，推动全面。具体到眼前来说，我们的要求是：每个教师要依照学校计划，先就自己教课的范围内，提出一两点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开端；每个教师要认真学习政治夜校的课程，决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搞通、搞透、搞熟、搞化；每个教师要主动地挤时间，阅读报章杂志，努力学习时事政策。这样我们的眼界，生活领域和经验范围逐渐扩大，阶级感情起了变化，立场端正，观点正确，方法对头，我们的水平也就随之而提高了。

原载1953年3月21日《教学与生活》第7号  
（黄守勇记录）